

黑龙江依兰县李福莉曾被迫害至无法自理

【明慧网】（明慧网通讯员黑龙江报道）“二零零一年八、九月，我已经被迫害得不能自理，几乎全身都溃烂了，行走困难。劳教所与县‘六一零’、达连河‘六一零’及单位联系让去接人，他们拒收。结果期满一年后还超期关押我五天。我出劳教所时，身体很虚弱，全身上下流脓淌水。”黑龙江依兰县达连河镇妇女李福莉在回忆当年的情形时写道。

李福莉，五十岁出头，哈尔滨中煤龙化矿业公司退休职工。她因坚持对法轮功的信仰遭单位及当地“六一零”（江泽民一伙为专门迫害法轮功成立的非法组织）、公安的迫害。以下是李福莉自述以往被迫害的一些经历。

在中共迫害法轮功的运动中，我屡遭迫害，曾被非法拘留一次、非法劳教一年，遭酷刑折磨，一度被迫害致生活不能自理；我还被单位非法监控、无理停发工资、不涨工资，造成经济损失逾万元。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中共



▲酷刑演示：铁椅子

开始公开迫害法轮功。从此单位三天两日找我谈话，逼迫交法轮功书籍，逼写所谓“保证”。书记李德福在全厂大会上扬言，宁可停产不发电，也要整法轮功，并开始对我进行监视。

一九九九年十月初，我和哥、姐、外甥、外甥女在家，天刚黑，公安便衣李凤山闯进我家，强行将我们绑架到公安局，说邻居举报法轮功串联，对我们非法审讯，关了我们两个小时。后来我哥单位领导到公安局证实我们确实是亲兄妹，是一家人，才放我回家。临走时还说，不许经常往来。

二零零零年二月，我被单位“六一零”强行监禁在工作单位，不许回家，整一个月。单位厂长李师斌下令安排四个人二十四小时不离身监控我，就连上厕所都跟着，晚上睡觉也不得安宁。“六一零”人员卢国成及随从到单位我临时住的房间砸门，说是例行检查，怕我跑了。

二零零零年六月初，我去北京为法轮功上访，在天安门去信访办的路上被警察绑架，后被劫持回依兰，在县第二看守所被非法关押一百天。

在被非法关押期间，我们被强迫做奴工，挑水、种菜、除草等农活。有时还被罚站、罚蹲、暴晒，晒得重的皮肤都脱去一层皮。二十多人挤在一个半铺上，不能平躺，只能立肩，没有一点空隙，有时水泥地都得睡人。

我们绝食抗议，警察们就野蛮灌食，把人铐在铁椅子上，狱警，刑事犯按着两臂，捏着鼻子，按着头，用牙刷撬开嘴，捅到嗓子眼之后，不缓气地灌两瓶（矿泉水瓶）

浓盐水，再灌一小塑料盆玉米粥。那真是咽不下、吐不出，简直生不如死。灌完后，全身发紫，铁椅子硌的、磕的，再加之拳打脚踢。狱警们经常搜间，用水管子放水浇我们，羞辱谩骂。吃的是一擦到底的玉米面窝头，里面有破布条、沙土、苍蝇，甚至碎玻璃碴，还不怎么熟。喝的是飘着几个菜叶没有一滴油的汤，喝过之后，碗底留下一层泥土。年节时汤里放上猪肠子油，更是难以下咽，腥臭味刺鼻，令人恶心。就这样的伙食还得每天十元，每天两顿。

当时公安局局长是张焕友，看守所所长是郑军，副所长是林忠。在此期间，我单位厂长李师斌、书记付宝良、车间主任郎洪昌配合“六一零”去看守所对我施压，逼写放弃修炼法轮功的保证书。

回家后，我被非法停止工作，留厂察看半年，工资降到一百八十元，又被敲诈九百元，没有票据。回单位上班，经常被停止工作反省，找谈话。李师斌及两位书记公开放话说我炼法轮功就是犯了天大的罪，比杀人罪还大。（转下页）



▲酷刑演示：野蛮灌食

(接上页)二零零零年十一月初,李师斌伙同县公安局的人强行带我到我家非法抄家,还自称执行公务。

二零零零年十二月我再次进京为法轮功上访,在长春车站被非法劫持,被关在站前的一个屋子里,各地好多人挤满一屋。大约两、三天后,依兰政保科科长韩云杰和另一人把我和另一名法轮功学员绑架到依兰公安局,铐在暖气管上一天一宿,第二天被送进看守所非法关押,新年之前,被非法劳教一年,送往哈市万家劳教所迫害。

在劳教所里,早五点起床,洗漱十五分钟,包括上厕所,之后就得坐小塑料凳,不让动,吃饭十五分钟,过后开始强迫做奴工,串珠子、编麻、包鞋底、装项链扣,规定数量,完不成受惩罚。强迫听诬蔑法轮功的录音,写思想汇报,强制穿囚服。冬天狱警把暖气故意关掉,强迫坐在阴暗面,墙壁都是冰霜,阳面不让坐。夏天不让坐阴面,强迫面向太阳坐,落地大玻璃窗烤得人火辣辣的,坐在小凳上,二十分钟全身就湿透了。除一人外,所有人都长满了疥疮,奇痒无比,痛苦难以言表。不让看法轮功书,发现就被谩骂、喝斥、用胶带封嘴、捆绑。恶警常淑梅、刘白冰、孟祥芝对法轮功学员都非常凶狠。

二零零一年八、九月,我已经被迫害得生活不能自理,几乎全身都溃烂了,行走困难。劳教所与县“六一零”、达连河“六一零”与单位联系让去接人,他们拒收。结果期满一年后还超期关押我五天。

我出劳教所时,身体很虚弱,全身上下流脓淌水。第二天,单位付宝良到我租房处说,李师斌不让我上班。他们还组成一个集团组,以卢国成为首,单位大书记孙国茂、副书记付宝良,还有车间支部书记吴振民,下设对我监控人员大约二十人,经常出入我的住处。李师斌坐镇指挥,六、七个监控人员二十四小时轮流不分昼夜入住我家,书记、厂长还给他们每人发一个小本子,记录我家都来什么人,说了什么话,姓氏名谁,还鼓动她们到我家想干啥就干啥,想睡就睡,并许诺她们干的好(就是把我看得牢),请她们吃饭店。直到二零零三年五月才撤销对我的非法监控。

在这一年半的时间里,卢国成还威胁过我的外甥女(残疾),要抓她,因外甥女为我据理力争。二零零一年我被劳教期间的全年工资(降到每月一百八十元),至今没有领到。刚回来时我问过李师斌,他说矿“六一零”不让开。我去找“六一零”副主任于平,于说劳教期间

不给工资,我说那就不应该在我的名下做这笔钱。后来卢国成走了,换成了赵友高,我又去找,赵说,这应由纪检委解决。我也曾找过纪检书记颀忠斌反映此事,但仍无结果。还有非法拘留期间的工资也没有给我补发。“六一零”赵友高让我回单位找李师斌开证明,开始李还答应行,副厂长陈力君当时在场说我还抓谁小辫子不放做证据呀,李听后,死活不给我开证明。

二零零三年五月,刚撤销对我的非法监控,紧接着他们又对我强制“转化”,说如果我坚持炼法轮功的话,马上送我去看守所,再劳教三年,不炼就写保证。我不配合,卢国成、李师斌就拍桌子瞪眼,让人给我凑材料马上送劳教。

在他们的再三威逼下,我被迫流离失所一个月,那个月的工资被他们扣发。二零零四年单位涨工资,他们又以我炼法轮功为由,不给我涨工资。逢年过节他们都安排人对我盯梢,监控,伪善的表示关心找谈话,企图达到他们的邪恶目的。

江泽民集团对法轮功的迫害,给我及家人造成了极大的伤害,使我生活不得安宁;尤其对我的经济迫害,导致我至今都没有稳定的住处。二零一五六月,我对迫害元凶江泽民提出刑事控告。◇

天安门自焚 ——中共导演的骗局

2001年1月23日,中共在天安门导演了一出“自焚”假案,栽赃法轮功。在央视播出的自焚画面上,出现了很多明显漏洞。

在2001年联合国倡导和保护人权附属委员会第53届会议中,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发表调查报告指出:从中央电视台“自焚”录像分析得出结论,自焚事件是由中共政府一手导演。这份报告被列入联合国的官方记录。◇



▲ 央视镜头:按医学常识,大面积严重烧伤的病人,最忌细菌感染,一定要严格消毒要隔离,可记者不穿消毒衣、不戴帽子就用最易沾染细菌的话筒近距离采访“自焚”烧伤的孩子刘思影。



▲ 央视镜头:被火烧过的王进东两腿间盛汽油的塑料雪碧瓶翠绿如新,最易着火的头发也还完整。警察拎着灭火毯在一旁等待,直到王进东对镜头喊完口号才把毯子盖上。这明显就是在演戏。